dalam singapore

Tchang Ju Chi: Tireless Cam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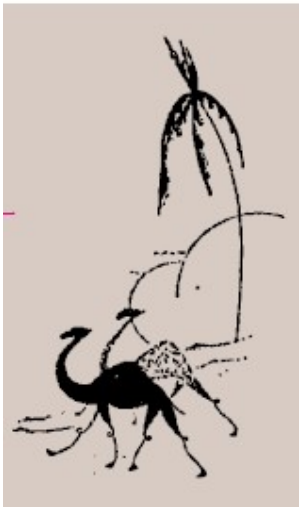
"为此，骆驼出来了。虽则，脚步恁般迂缓，样子笨滞；但是它，纵使前途有沙、尘、有风、雷雨，与一切困苦，还是负着重大的使命，一步一步地前进，永远没有倦意。”

张汝器（1904 年生于中国；1942 年逝于新加坡）是一位杰出的先锋艺术家。他在 1927 年至 1942 年之间活跃于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时局。张汝器原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接受西洋绘画的训练，后来在法国度过了一段时光，在一位朋友的劝说下，他留在了新加坡——这一决定不仅使新加坡成为他的家，也改变了这座城市初具雏形的艺术生态。

张汝器曾把艺术家比作骆驼；两者皆在使命感的驱使下，不屈不挠、孜孜不倦地迈着缓慢而坚定的步伐。这一比喻道出了他开辟新道路的信念和勇气。他站在新加坡视觉艺术蓬勃发展的前沿，这里定期举办展览，艺术论述开始生根发芽。

作为最早将本地题材融入其作品的艺术家之一，张汝器在“南洋艺术”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作品影响了许多同龄人，并受到徐悲鸿、陈宗瑞和刘抗等同时代杰出艺术家的好评。然而，尽管他做出了不少贡献，但他的名字和作品并未完全深入人心。本次展览是 50 多年来的第一次汇集了超过 15 件艺术作品、漫画复制品和档案资料，为我们揭示了这位艺术家的贡献和遗产。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衷心感谢张汝器的女儿 张识芬（Shewin）和庄有钊的女儿 庄志明分别将张汝器和庄有钊的作品赠送给国家收藏。



缓慢而坚定

《椰晖》,《叻报》, 1930 年 12 月 11 日

自画像

1937
油彩画布

艺术家之女 Chang Si Fun（Shewin）捐赠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馆藏
2022-00940

张汝器头戴贝雷帽，身穿吊带裤，以一位与法国时尚接轨的艺术家自居。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他在刘海粟等老师的指导下接受了基础艺术培训。然而，经济困难迫使他返回中国。后来，一位朋友劝他考虑到新加坡发展的机会，以致张汝器最终于 1927 年在此地定居。

在设计和广告事业有成后，张汝器于 1934 年返回欧洲考察艺术界，并参观了巴黎卢浮宫等标志性建筑。

莲山双林禅寺

1927
油彩画布

Dr. Claire Ang 收藏

这幅作品描绘的是连山双林寺韦驮菩萨佛坛的一处，柔和的光线洒落在地板上，营造出一片祥和安静的氛围。韦驮菩萨像的脸被遮住，以示对神灵的敬畏。这可能是张汝器来到新加坡后创作的首批作品之一。

该寺院由当地和海外华人社区捐资建造，于 1909 年在大巴窑建成，是新加坡重要的佛教中心。张汝器的作品反映了他与当地文化的联系，以及他捕捉新加坡生活和风景的倾向。

寺庙

约 1930 年代
油彩画布

Dr. Claire Ang 收藏

姚梦桐
(1947 年生于中国）
《流动迁移在地经历：新加坡视觉艺术现象（1886–1945）》

原著中文版于 2017 年出版，英文版于 2019 年发行。

1980 年代，姚梦桐开始研究新加坡的战前艺术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了许多艺术家被忽视的遗产，其中包括张汝器的作品。这本书的封面展示了张汝器的《卖豆的小贩》一幅街头小贩卖小吃的凄美画作。该书出版时，这幅画已年久失修，剥落的颜料仿佛反映了这位艺术家的遗产是如何从公众记忆中消失的。

《卖豆的小贩》现在是国家馆藏的一部分，目前正在进行修复保护工作，以准备在 2026 年的展览中展出。与这里展出的许多作品一样，修复保护工作包括清洁和加固画层、填充和修补掉漆。

“而况中原板荡。夷狄交侵略。故國荒涼。野灶無菸。此正我辈以艺术警醒群伦时也。爰集同调。共组画社。”

引领潮流

年仅 32 岁的张汝器被任命为新加坡中华美术研究会（SOCA）（成立于 1936 年）的创会会长，成为新加坡艺术界受人尊敬的人物。中华美术研究会的成立旨在推广艺术以及促进本地区内外的艺术交流。除此之外，研究会亦接待来访艺术家，组织集体写生和绘画活动，并举办年度展览。当时的艺术界蓬勃发展，成为一片充满活力的文化艺术绿洲。从 1936 年到 1941 年，研究会的年度展览吸引了 60 多位艺术家的 900 多件作品。张汝器更是以身作则，展出了 70 多件作品。

张汝器的三层店屋位于坦克路 181 号，在 1939 年之前一直是中华美术研究会的总部。店屋一楼是朋特画社（The United Painters），这是他与妹夫庄有钊（中华美术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共同经营的一家广告和设计工作室。艺术家们聚集在第二层，享用张汝器烹饪的美食，在艺术和美食中增进感情。第三层是画室，艺术家们在这里创作抗日战争宣传标语和绘画等作品。这里也是为中国战争受害者举办筹款展览的地方，如 1939 年徐悲鸿的艺术展。

自画像

1939
油彩画布

艺术家之女 Chang Si Fun（Shewin）捐赠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馆藏
2022-00938

画家的夫人像
1939
油彩画布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馆藏
2021-00083

您是否注意到在这幅张汝器之妻陈孟俞画像左侧的一张画布？陈氏经常在家中画室担任模特，出现等各类作品中，从个人肖像到抗日战争宣传画不等，其中许多作品如今已遗失。

陈氏是一位现代女性，为了逃避由父母安排的传统婚姻而来到新加坡。途中在轮船上遇到了张汝器，两人很快便结为夫妇。陈氏以缝纫技术著称，经常为丈夫制作的电影广告制作大型横幅和布背景。

归于张汝器
《艺术家之妻陈孟俞半身像》

约 1930 年代
巴黎石膏像

Selina Ang 收藏

何光耀肖像

约 1939-1940 年
油彩画布

Ho Kah Keh 收藏

照片中的何光耀（1903–1942 年）身着浅色西装、有领衬衫和条纹领带，表情平静而自信，体现了他作为新加坡第一位在本地出生的亚洲注册建筑师的身份。经常叼着烟斗的何光耀设计了众多建筑，包括标志性的虎豹别墅。他亦是一位艺术赞助人，并于 1941 年担任新加坡中华美术研究会副主席。

林学大肖像

约 1930 年代
油彩画布

Fukuoka Asian Art Museum 藏品

张汝器细腻地捕捉了新加坡最早的美术学院之一，南洋美术专科学校（NAFA）的创校校长林学大凹陷的脸颊和饱经沧桑的表情。林学大对学院全心投入广受赞誉，他的奉献为新加坡培养了许多未来的艺术家。

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林定居新加坡，并很快加入了新加坡中华美术研究会。在那里，时任该会副会长的杨曼生提议建立一所美术学院。1938 年，随着南洋美术专科学校的成立，这一设想得以实现。

庄有钊
(1907 年生于中国；1942 年逝于新加坡）
《自画像》

1939
粉彩纸本

庄有钊之女 Chong Chee Beng 捐赠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馆藏
2025-00044

这位自学成才的艺术家庄有钊在这幅作品中展现了他对后印象主义的自觉回应，例如通过打破线性透视，并在构图的某些部分突出平面感，如右侧的圆桌。背景中的女性肖像参考了庄有钊于 1939 年在新加坡中华美术研究会第四届年展上展出的作品《马来女孩》。

庄有钊与张汝器的堂妹结婚后，共同居住在坦克道 181 号。作为中华美术研究会的创始成员和秘书，并精通英语和德语，他负责管理协会与政府的通信。庄有钊也积极参与抗战救济工作，并以其政治漫画而闻名，其中许多作品曾在本地报纸上发表。

庄有钊
(1907 年生于 中国；1942 年逝于新加坡）
《男孩》

1936 年
水彩纸本

私人收藏

“椰林皓月。尽是写青佳作。暮靄朝霞。岂非大块文章。”

描绘本地色彩

张汝器于 1927 年来到新加坡，当时正值新文学运动方兴未艾。因中国政治动荡而流离失所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来到新加坡，一般会继续通过描写中国山水的作品表达对故乡的思念。1927 年至 1930 年间，《荒岛》副刊的编辑兼作家张金燕和《椰林》副刊的编辑兼作家陈炼青鼓励这些知识分子从身边的环境中汲取灵感，描绘橡胶园、热带气候、劳工和当地美食等地方色彩。这一概念也被称为 “南洋”色彩，产生于一种有意识的尝试，即塑造一种有别于中国大陆文化的侨民身份。

身为张金燕和陈炼青的得力助手，张汝器将这一理念转化到了自己的作品中。他在华人美术研究会年度展览上展出的 70 多幅作品中，有许多描绘的是当地生活场景，如椰林、甘榜和当地不同的社区。他的创作方法影响了他的许多艺术家同僚，启发他们在绘画中描绘当地的现实生活；这一点可以从后面的档案资料中看到。

印妇

1939
油彩画布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馆藏
2021-00082

看守人

1936 年
油彩画布

艺术家之女 Chang Si Fun（Shewin）捐赠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馆藏
2022-00943

锡克教男子肖像

约 1930 年代
油彩画布

Selina Ang 收藏

无标题（坐着的马来人）

约 1930 年代
油彩画布

Ho Kah Keh 收藏

[无标题] 静物

约 1930 年代
油彩画布

艺术家之女 Chang Si Fun（Shewin）捐赠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馆藏
2022-00941

汝人像

c. 1939-1942
油彩画布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馆藏
2021-00080

在这幅画中，张汝器描绘了海滩上的两个马来男孩；他们赤膊上阵，身着白色纱笼。其中一个男孩的手臂慵懒地搭在另一个较矮的男孩身上，两个男孩都背着观者，眺望远方。

张汝器经常将他的形象主题配对，这是他在多幅作品中经常使用的一种绘画手法。他的配对创造了一种视觉呼应，使他能够探索画面中两个人物之间的微妙差异和动态张力。

老人

约 1930 年代
油彩画布

Dr. Brenda Ang 收藏

裸体

1939 年
油彩画布

艺术家之女 Chang Si Fun（Shewin）捐赠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馆藏
2022-00944

马达老妇

1937
油彩画布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馆藏
2024-00333

张汝器为这位上了年纪的巴塔克妇女（可能来自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多巴湖地区）所作的肖像，毫不避讳地刻画出了她饱经风霜的皮肤和瘦骨嶙峋的身躯。她赤裸着上身，一种明显的平和心态牢牢吸引着我们的注视。画家对她的头饰、服饰、坐垫上的当地纺织品以及野猪（对巴塔克人有特别意义的动物）进行了细节描绘，使画面更加丰满，让人联想到高原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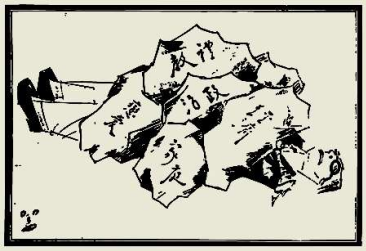
1930 年代末，张汝器去了一趟苏门答腊岛，迄今为止，这是他苏门答腊岛之行唯一存世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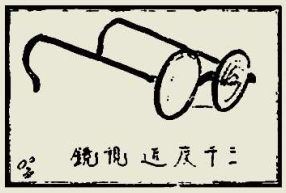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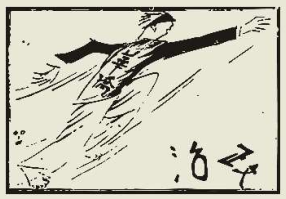
“仅凭悠悠遐想，已或许捉住了一刹那现实的人生味，苦闷与厌倦，亦从而消逝。”

漫画人生

漫画在印刷媒体上广泛流传。这种艺术形式以尖刻的诙谐和大胆的想象，让公众参与到当时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中来。作为一名多产的漫画家，以及新加坡第一份画报副刊《星光》和后来的《椰晖》的编辑，张汝器通过他的漫画提出了尖锐的社会政治批评。他的作品从历史报纸的数字拷贝中复原，并在本展览中重现，探讨了各种主题，包括大众饥饿、青年面临的挑战以及移民的政治冷漠等。他还邀请了叶浅予等中国著名艺术家为这一不断发展的视觉媒介做出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45 年）爆发后，漫画和木刻版画成为社会动员的工具。张汝器的作品《看吧！暴日下的同胞》中就揭露了战时的暴行。他还带头组织展览，包括为战争受害者筹款的 “救亡漫画展览会”（1937 年）。

	苦闷 《椰晖》,《叻報》, 1930 年 11 月 1 日
	青黄不接的过渡时期。 年轻的朋友呀! 我们正是冲波逆流的孤舟, 汝不努力地撑起竿儿么! 匪特不会前进! 顷刻便至下游! 《星光》,《星洲日报》, 1929 年 9 月 9 日
	中国青年的能力就有限。推上这么多东西。更不能翻身了。 漫画中的文字，从上往下依次为: “礼教; 政治; 经济; 家庭; 恋爱” 《星光》,《星洲日报》, 1929 年 10 月 28 日
	漫画中的文字: “革命大道” 非清洗一下不行 《星光》,《星洲日报》, 1929 年 12 月 9 日

		漫画中的文字: “中国青年的文明” 《星光》,《星洲日报》, 1929 年 11 月 11 日
		南洋革命家 漫画中的文字: “革命” 《星光》,《星洲日报》, 1930 年 1 月 13 日
		南洋侨胞都要各配一个 漫画中的文字: “三千度的近视。” 《星光》,《星洲日报》, 1929 年 12 月 16 日
		捉迷藏 漫画中的文字: “政治; 华侨” 《星光》,《星洲日报》, 1929 年 10 月 28 日
		漫画中的文字: “这是真的” 《星光》,《星洲日报》, 1929 年 11 月 18 日
		腰裹有几块臭铜板便作威作福起来。 漫画中的文字: “咨味快！快！快些！” 《繁星》,《星洲日报》, 1930 年 4 月 21 日

		安得不瘦藏 《星光》,《星洲日报》, 1929 年 11 月 25 日
		漫画中的文字, 从左顺时针方向: “卢沟桥”; “正义”; “公理” 《南洋商報》, 1937 年 7 月 10 日
		漫画中的文字: “倡言和平的人拼命把地球装满炸药” 《星光》,《星洲日报》, 1929 年 11 月 18 日
		看吧！暴日下的同胞 《南洋商報》, 1938 年 1 月 1 日